



我的寓言内外，
你看懂了吗？

Wong Ping's Fables

(WONG PING)是谁？

从古根海姆“单手拍掌”和纽约新美术馆“破坏之歌”展览，到凭借《黄炳寓言》系列作品摘获FRIEZE 伦敦首届卡姆丹艺术中心新兴艺术家奖，2018 年这个名字在艺术界不断被提及。如何去评价黄炳的作品，对很多观众来说并不容易。他的动画有点不太正经，用色鲜艳大胆，在轻松愉快的叙事中常常讲些荒诞的故事，还不时挑战观众的道德底线，但仔细看进去，内容却大不相同。

《黄炳寓言（一）》(2018) 中，他带来了三则故事：一段乌龟和象的不伦恋情；一位得了杜雷斯抽动症的 (Tourette Syndrome) 的鸡警官，沉迷社交媒体，并戏剧性走向灾祸；一位恐惧蟑螂的树仔在公交车上的心灵交战。黄炳曾透露，象和龟的寓言源自他单眼皮朋友的困扰，因为单眼皮在香港不那么受欢迎，所以黄炳试图安慰她有些K-Pop 明星就长这样，这个故事结尾是“当肤浅丑陋成为潮流时，就是你的天下”；鸡督查则是关于他对网红和霸凌的看法；而“阿树”的心理活动则是以黄炳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孕妇，她的手袋里钻出一只蟑螂时的胡思乱想为灵感，告诉大家“自命好公义爱思考的你，不妨多花点时间思考自己的多余与无能”。

Facebook《黄炳寓言》的页面介绍中，他自己写道：“黄炳路过，撒下三泡尿，他用右脚温柔地踩低你的头，赐予机会让你看清尿中倒映着的自己。* 儿童情节，敬请小童陪同成人一起收看。** 动植物于本影像制作后皆相继逝去，原因未明。”

这位香港艺术家表示想做一系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寓言故事，重回最初的暗黑童话风格，解决比如“有才华的人也不一定成功”这样的真实问题。带着对他作品灵巧构思的好奇，我拨通了黄炳的电话，和他聊了聊创作的故事。

周末画报 X 黄炳

周末画报

你平时都关注些什么？因为我很好奇你作品中那种黑色幽默来自哪里。

黄炳

我没有特定关心的题材，但可能都比较偏向生活、日常各方面。比如平常看到很多人都在穿一双我觉得很丑的鞋子，或者最近香港在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我都会像写日记一样记下来。生活总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很荒谬的事情。其实那些黑暗跟幽默，它本来就存在，但是去思考如何提炼，并放大这个荒谬的过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周末画报

所以你怎么去放大这个荒谬？

黄炳

举个例子，上个星期我在英国的一个Party 上碰见了几个陌生人，他们走过来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会让这条裤子穿？当时我穿了一条有破洞的牛仔裤，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在香港很普遍。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这种有破洞牛仔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是另一种叛逆的象征，有着一反政府的朋克精神。但现在我们在百货公司商店里买的这些裤子，都是已经给你弄好了，我就在想这不是就是有点像资本主义对朋克的冲击。所以当晚我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可能会以此做一个短片，讲一个创业做这种牛仔裤的有钱佬。一位生产朋克牛仔裤的资本家，这里面的冲突就很荒谬。

周末画报

感觉就是对生活非常有观察力。

黄炳

也没有。我有时候也很迷失，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无聊还是有观察力。你可以说我有观察力，但好像又都是一些很无聊普遍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里面的确是有一些荒谬、黑暗或者有趣的东西存在。

周末画报

我是真的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还蛮嫉妒的，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动画，还梦想成为动画师，但实际上你从前并没有这个梦想，现在却在动画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黄炳

太用力不行啦。

周末画报

真的。

黄炳

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在利用动画，你也知道我对动画其实还好，不讨厌，但也不会主动去看很多。我只是利用它来讲我的故事。其实故事的文本才是我关心的重点，现在我想讲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前一个作品里面只有一个故事，现在则带着很多对其他各种事情的看法，这导致我现在每次要写很久，思考怎么把所有的想法融为一个故事说出来。

周末画报

我看你作品时候就会经常感叹这个剧本怎么会是这样，觉得你的表达非常讽刺和黑暗，有的人甚至会觉得稍有不适。其实你也有讲过最开始在工作之余做动画，是要去宣泄内心的不满。

黄炳

对。而且可能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种幽默和讽刺的故事类型。那时候是有很多不满，比如对香港、生活、人生都很不满，就很想说出来。后来我发现，网络上很多创作都比较直白，但我不太希望用这个方法去表达，希望作品可以耐看一点，走得远一点，但当然也没有说想要走向国际化这种，而是希望它能够像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意思是，如果我只是画一张画去回应社会，这不是作品，但如果我做一個视频，有一些配乐和配音，这个就可以被称为作品。我不希望它受时间的限制，是一个周刊或者月刊的节奏去获得共鸣，而是可能几年后再看也可以带入。其实有一点像辛普森这样。

周末画报

《辛普森一家》？

黄炳

对。它其实有点像给大人看的，回应或是讽刺最近的新闻和流行文化。如果你住在美国，知道社会在发生什么，就能明白它在讽刺什么。但如果是小朋友或者不是美国人，也可以享受这个故事。

周末画报

所以其实它受到了很多香港本土文化的影响。像《欲望丛

林》里描绘了香港是一个不能休息的城市，而且我看到网上解读其中嫖娼的警察是你观察到的本地新闻。

黄炳

很多人看完我的作品后都觉得很喜欢，我觉得这个影响很直接，因为我的创作方式一直就很像写日记。我住在这里，每天都会感受到香港所带给我的文化，日记当然也都是与此相关。所以这种文化特征我不需要去刻意思考或者寻找。

当然我也有对一些国际性的新闻很有兴趣。比如现在我很关注全球很多多的政治正确的新闻，我觉得现在全球整体状况都很苦，而这是现在发生，影响到很多人类文明的一个潮流。

不过很多时候我不想给自己贴一个“香港文化”的标签。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一代没有很多条条框框，被这个文化、那个文化影响，因为都是互联网的时代，所有文化都杂在一起，也很难分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周末画报

但为什么会选择用爱欲、生殖器这样一些性描写作为表现的方式？

黄炳

因为一开始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个禁忌。性爱很有趣，也很享受和快乐，在我看来除了吃饭以外，人最基本的一种娱乐，是很直接的一种感受，没有什么限制不能说。

但性爱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它只是一个讲故事的语言。比如需要讲一个踢足球的故事，我觉得踢足球可能很闷，那踢足球加一点性爱场面就很有趣；或者讲述人生的悲剧，这个很闷，加一点性爱场面，就很随性。所以对我来说这只是个语言，我也没有把故事关注在性爱场景里面，我的作品也没有很大篇幅或者很具体地去描述怎么做爱，我只是利用它把我的整个故事说顺畅一点。就好像王家卫他也会用爱情讲故事，但是他也未必是真要说爱情，而是真正想讲一些其他的東西。

周末画报

所以，你有受到谁的影响吗？

黄炳

我小时候比较爱看一个名叫

“古谷实”的漫画家。他的故事有很多讲述内在的部分，老实说就是从宅男的角度说故事，不是平常其他那些打斗、比赛的漫画。它是比较关注内心，经常一个人在不停说话。我不知道对我有没有影响，但是现在我的故事也是喜欢在动画里面一个人不停地聊。

周末画报

虽然你的作品，故事看起来很黑暗、变态，但视觉效果上又如儿童画般缤纷亮丽，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你是故意的吗？

黄炳

这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因为一开始我唯一会的东西就是上班时学会的动画软件。我其实只会画一点很简单的图，很真实的人体我也画不了。可能如果我当时掌握的是那种画画的技巧，就会去做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动画。但那时我很想讲自己的故事，就碰巧把故事放在这两样我只懂得的东西里软件和我只会画的一些很简单的颜色块图。然后把它结合起来。你看我现在的动画，如果当时我碰巧学会的是拍电影、拍戏，那我拍出来的话一定很恶心，不是不受欢迎，而是观众可能看不下去。

周末画报

对，视觉上可能没有那么享受。

黄炳

是的，他们肯定接受不了我的内容。所以其实我感觉这有点像“欺诈”。想象一下，我动画里的同一个内容、同一段话，如果用真人去拍，观众看到一半肯定觉得这些信息和内容很不好，很变态，是教坏人，然后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坏人。但我用了动画他们就觉得很可爱，故事听起来也没有很恶，因为观众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他不但接受了我的信息，还很认真去接受我的内容。

其实这又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怎么把我想的那些荒谬、黑色幽默进行表现。我觉得其中一个手法就是把那些荒谬的例子推到极端，另外一个手法则刚好是利用动画的可爱表现这些现实发生的内容，产生一个冲突。